

河道記

河道記

靳柏齡

天下議士相聚而言曰。提倡實業。挽回利權。此對於
國際邦交之謂。而非對於一鄉一邑之謂。然而一國
者。一鄉一邑之所積而成者也。誠能各鄉各邑之實
業發達。則一國之實業亦因之而發達。各鄉各邑之
利權不失。則一國之利權亦於是乎不失。如我甯海
實業。以皮毛為大宗。甯海利權。以皮毛為特別。毛發

天津。皮發上海。盡人而知之。惟囿於風氣之閉塞。阻於路道之險遠。慣於性質之懶惰。日推一日。年推一年。推之數十百年而仍然。先哲之言曰。譬如為山。未成一簣。止吾止也。譬如平地。雖覆一簣。進吾往也。况改良時代。物競天擇。適者生存。否則盡歸於淘汰之列。所以余早年即有東路發毛之志。民國十年。與甯。棧店約。余以毛為本。渠以一切繳費為本。發至天津。

如約分利。是年積毛充圻。東南毛市復開。發之真如
春之卉。秋之稼也。奈既拘於號議之未遂。又限於家
計之未協。柄鑿齟齬。弗克如愿。惜乎悞事。寔非淺鮮。
余以京津行商。我家祖傳。况又至大同世界。余豈能
以甘心。遂乃百般調處。極意疏通。旋至十一年秋。同
心同德。一鼓作氣。有發毛之舉。同號吳表弟宗禮。與
余同行。准於八月二十日。由甯起程。唯當時包頭屬

近。獨立隊猖獗。土匪蠢動。謂七月在包頭開仗。猶折
警兵十數名。船戶筏戶。亦殲數名。一時風聲鶴唳。行
人裹足。余號同人。俱有戒心。嘖嘖擬行土路。謂赴河
道。則怒目以阻之。余又以為民國以來。跳梁者多。即
赴土路。難保無警。且河道纖塵不染。匪類弗能親身。視土
路猶為超脫也。起程後。遂於月之二十五日。至省。籌備
一切。毅然登筏。毫無忌疑。大有乘風破浪之概。亦云

壯矣。因每日泚筆以誌行途之遠近。地方之名勝。為甯海有志行商者之先導云爾。

九月初一日晴。早晨初遇筏戶。一見如舊。言談片時。情意款洽。始知我筏戶牙古三爺。老五子。是西甯一道碾伯人也。據云。西甯起程。何必走旱。即是胆小。流至老鴉碛。鶯哥嘴上岸。步行二三里。至大溝門乘筏。共行四日。可以到蘭。萬無一失。下次再不必如此。輒

肘。又云。今日即將行李一切。攜至筏上。安置妥貼。明日一早開筏。千萬勿悞為要。初二日天氣晴明。

余與宗禮即到河北登筏。真所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者此也。卓午筏始開。一筏前後六漿。紛紛齊擊。直赴中流。順波而下。至鹽長堡。越十八灘。臨東關坡。旋至小水河。折而東北。穿桑園硤。兩面壁立。水勢曲紆。亦多折灣。水手嘖嘖。頗費經營。一行六十里。至石川。

日高三丈。為時尚早。奈以大硤遠。且難行。筏猝出。因繫纜馬。初三日晴。黎明開筏。行數里。至泥灣。復行五六里。至河口。旋入大硤。水勢陡急。飛石巉巖。乃又石灣曲折。苦於幹旋。而孩麻嘴。焦泥壩。為最險。水手格外忙碌。前後照護。恐疎於維持。難免意外之災。兢兢業業。莫敢或違。迨出硤時。由蘭送筏者。每筏四人。始得放心而歸。於是至西叉口。河道坦然。水手稍

為消閑。遂閱條城風景。至金溝口。穿烏雞峽。出峽為平坦堡。繞北灣而東。越琥珀口。至靖遠城西首。約行二百餘里隴焉。初四日晴。天明開筏。繞靖遠縣東北至咧咧寺。約七八十里。入紅山硤。水勢舒緩。山多大灣。水手安閑無事。見硤內山勢雄橫。樹木豐茂。野雞急鳴。山羊結隊。亦有水車轉旋。田畝理治之區。迨過老龍灣。哈家嘴。而停泊於硤口。共計行三百餘里。

矣。初五日晴。由硤口起身。越五房寺。野馬灘。三十餘里。入黑山峽。至大廟等處。菓樹叢籠。山勢雄暴。間有拉倒船者。極其費力。此以下地多幽僻。寂無人烟。沿河有長城遺迹。旋有石礁亂出。名曰一窩猪。蓋形似也。未幾出峽。繫纜于炭窰子。共計行二百三十餘里矣。初六日晴。天明即行。歷三十里至中衛縣岸。驗票聽候二時。緊催習知地利。首領河道之熟手一

人。又延緩一小時。而後開筏。越楊沈二灘五十里。至勝景關。河勢散漫。又河極多。見其擱淺自困之筏。不一而足。是蓋無熟手領之之故也。迨日落西山。繫纜於黃家灣。共計行一百餘里矣。初七日天明解筏。繞石工堡。米家營。甯安堡。東陽堡。屢次擱淺。阻不能行。水手裸衣推挽。互相扶持。柰節節停留。無可如何。遂至胡麻灘。計行七十里隴馬。初八日晴。天曉開

筏。迨南柯夢覺。已日高三丈。行二十餘里隴馬。良以
同幫兩筏。在後攔淺。水手俱去。赤身推移。聽候有半
日之久。其兩筏行而各筏始開。行三十里。越牛頭山。
至張牙堡宿焉。初九日晴。有風鼓盪。筏上帳房。只
得休息。早晨行二十里。出八灘峽。至稅局處。隴岸驗
票。約聽一小時。開筏見梁山一百八將之墓。此當是
無稽之談。又有渠口二。坳以長堤。堤上多栽柳樹。以

固其基。又行十餘里。至青壩關。關南為金雞堡。同治
中匪徒盤踞之處。撫今懷昔。不禁愴然。旋畧古城灣。
而至仁慈古渡。共計一百一十里隴馬。初十日晴。
有風習習。筏行二十里。至王和堡。同幫兩筏擱淺。停
留二時許。迨推行時。已至午後。約行三十里。至橫城
岸。距甯夏城四十里。乃有差員驗票。又停一時。則日
已暮矣。不得不宿。共計行五十里馬。十一日陰。啟

筏時大風震盪。罩氣滿天。唯河岸寬濶。有連兩筏並行者。有連四筏並行者。較之上游。尚覺安閑。午前風愈狂怒。余繫帳房杆。高低二尺餘。前後結合。外雖披拂。內中坦空。左右浮壓。可以避風適體而卧。卓午至六山子地方。已行八十里。見沙陵縱橫。駱駝立卧。山下有蒙幕隱約。遠近游牧。想已至內蒙古等處。又因風急停一小時。午後開筏。行十餘里。狂風更急。忽吹

挽于曲溝口岸。弗能行。計行九十里。不得已而隴焉。
十二日天氣清明。風平浪靜。行二三十里。筏欲擱
淺。全賴水手挽轉之力。始魚貫而下。共行一百餘里。
至寶符縣地方。繫纜而宿焉。十三日晴。黎明解纜。
奈天氣甚冷。筏冰凝結。迨行三四十里。一切連筏。俱
已擱淺。水手百般運動。或如輪轉之。或用繩槌之。或
以板藉之。或淨腿以出入。或赤身而挪移。再再操作。

不堪言狀。觸目警心。而後嘆作事業者。真不易易。迨
候二三時。始克成行。晏然而走。三四十里。遂至石嘴
山。已日暮矣。緊至街市。交發信件。辦買什物。筏又開。
行四五十里。停泊於套內。共計行一百一十餘里矣。
十四日晴。天明解纜。行四十餘里。至黑拐子。空有
營盤。自此以往。草野荒蕪。人烟絕少。見有合落山。米
寶山。棒子山。數山而已。下午至海把之灣。筏客俱去。

拾尋。多得者喜。洵足供旅人之樂趣。迨日落時。隴子
磴口南岸。共計行一百三十餘里矣。十五日晴。天
明開筏。筏共十餘隻。均帶炮。行不數里。忽聞連聲炮
響。有幾人乘舟前來。喊言筏子隴岸。水手等口中抵
牾。挺然而行。行已十餘里。乃舟人默默而歸。不知是
何緣故。午前有筏擱淺。聽候一小時。開筏。至二十里
柳子地方。有大船數隻。載貨同流。以至天色黑晚。玉

兔已升。至莫奈何渡。共行者不止數十百人。燈明月明。此唱彼和。宛如夜遊西湖。寔足解旅人之愁思。繫纜時約有二更。計共行一百四五十里矣。十六日晴。乃以土匪正盛之地。開筏時天猶未明。迨行二三十里。至黑溝子。筏又擱淺。婉轉片時。復行十數里。至官渠口。筏戶先去驗票。聽候一時。見灘上多有樹株。零星植立。又有沙柳長茂。一望無際。水手又去打柴。

以為逐日炊爨之用。卓午開筏。行十數里。見貨船十
四隻。俱掛風棚。乘風而上。午後遇蒙人一。以蒙語遠
答數句。匆匆而去。迨行至二更時。隴岸。共計一百七
八十里矣。十七日。晴而有風。起身時約有四更。行
至天明。筏又擱淺。推挽片時。順水而流。至兩狼山。又
至阿山。見有騎馬帶炮者二三人。人皆疑為獨立隊。
同幫筏內。炮響一聲。以示其威。然不過虛驚而已。沿

河旋見兵船數隻。貨船數隻。倒拉而上。岸邊又有米糧數堆。似乎太平之有象。午後至土城子。河流域中。城為水泛。近又有大渠口二。謂澆水于龍興廠一帶。又行十數里。至礮湖。已入夜。直行至三更時分。隴岸。共計行二百餘里矣。十八日陰。五更起身。行數十里。大風吹噓。寒冷異常。早晨至西山嘴。隴岸驗票。又以東風過大。聽候半日。下午開筏。河邊見一水湍。為

昭君海。又行十數里。見有莊村。水泛一半。其時日已薄暮。乃以西風太急。碍難行筏。因而繫纜。共計行七八十里矣。十九日。三更時即啟行。至日出時。筏以冰結。麻浮翻起。冷不堪言。又吹大風。難以行筏。不得已。又隴於岸。奈岸土凝結一層。極其堅固。如石礁然。下為流水泛空。掛破皮袋。不險之地。俱變成担險之象。左難右難。凡此皆以行筏太遲。冬季已到之故。言

念及此。始知發毛者。宜早不宜遲。真至言也。岸聽二
三時。筏又開。見山下顯有寺院。莊村亦多。行至日落。
隴於高家古渡。計行八九十里矣。二十日半陰。立
冬也。啟程時鷄猶未鳴。至達布素台。天尚黑暗。日出
時。至昭君墳。墳堆隆然。形單影隻。乃又有局卡驗票。
西風亦起。因而停泊。等候一二時。筏始開行。無如行
不數里。西風甚緊。弗能行。不得不隴于岸。計共行七

十餘里。二十一日晴。緣夜半天降大雪。早晨寒冷已極。見麻浮凝固。滿河積冰。水淺二尺許。似乎即站冰橋。同幫之筏。有隴于汪水中者。凍停不能行動。即日下貨。為起旱之計。目擊心恐。而後嘆行筏之不能不早。而後嘆行筏之萬不宜遲。春筏准于春分。秋筏准于秋分。開行者。寔格言也。我筏亦凍硬在岸。全賴水手推打之力。待日出而始開。筏與冰塊。並駕齊驅。

但前後凝結。漿不能用。筏亦有流注旋灣中者。浮水一齊堆積。苦難搬出。奈何奈何。下午至黃草凹驗票。又行二三里。至洋行灣。即包頭河岸。時已入夜。共計行六七十里。隴於岸。此後晒毛打包。為運火車之計馬。

跋 夫皮筏者。二等輪船也。所貴浮在水面。無論無何運動。不能沁底。即或皮袋掛破十數塊。其筏依然。

行走。無怪現狀。况水手高則一不能破。西甯循化導
河。蘭州平番。每季行大筏不下數百隻。近年以來。熟
中生巧。亦不聞有所損失。所慮者。西甯之老鴉峽。如
毛爺毛奶大溝門等險處。循化之孟達峽。導河之四
溝峽。劉家峽。燕鍋硤。住拉麻峽。蘭州之桑園大峽。如
孩麻嘴。焦泥壩。狼舌頭。鍋底。月亮石。大床子。小床子。
大照壁。小照壁等險處。誠能由國會省議會提議。籌

款修治。則水路依然。鐵路較之修治鐵路。省款寔不可道里計。今京綏鐵路。行將到包。而我甘有此河道之捷足。則實業之發達。利權之昌大。必由此而蒸蒸日上。所愿同志行商者。必汲汲於各峽道之修理。而使之化險為易。則甘肅幸甚。甯海亦幸甚。

民國十一年舊曆十二月初二日

卯